主編的話

未來的希望形上學

後生可畏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
《論語．子罕》

Was einst Jubel und Jammer war, muss nun Erkenntnis werden.
Jakob Burckhardt, Ü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

學者關子尹在〈希望概念的哲學反省〉中指出，希望介於實質與虛靈之間，雖蘊含創造潛力，卻難免帶著可能無法實現的悲劇性。即便如此，作者仍相信未來充滿各種可能，並認為「後生可畏」正是對未來潛力的敬服。不過，我們也知道人類生存奮鬥的歷程充滿歡慶與悲嘆 (Jubel und Jammer)。歷史學者布克哈特因此提醒，這些經驗都應該淬煉成為知識以滋養文明。如果歡慶與悲嘆都是歷史的養分，那麼我們是否得更留意紀念所造成的劃界與區分？也就是說，紀念同時也是排除，甚至遺忘。若是如此，我們是否必須得提醒自己，紀念究竟是要我們記住 / 遺忘什麼？

「觀點」報導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的〈回首望向那些歷史痕跡〉，勾勒臺灣學計畫對臺南歷史與臺南精神的詮釋版本。過去、現在與未來從來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實體，我們的生存限制部分承自歷史連續性。因此，紀念若遠離反思，容易流於形式，甚至讓人習於黏著過去，喪失想望未來的積極動力。「府看 府城」活動表面上歡慶如披綵衣，但請別忘了內裡所應蘊含的沉思向度。切記當代知識民主社會所追求的歷史與紀念，必須是處於社會行動、學術反省與政治協商之間的實踐。

陳恒安

「發現成大」〈飛往金門散播科學的種子〉再次推介科學教育中心推展多年的科普活動。重視基礎與啟發，不問收穫，影響一處是一處的作為，是默默努力的永續志業。〈只有錯置的資源，沒有真正的廢棄物——成功大學循環經濟社〉，以社團核心理念作為篇名。年輕學子明示循環經濟中的創新與循環概念，以倡議與行動摸索社會永續生活的新模式。〈羅望子〉以雜誌與Podcast兩種媒介，思索博物館、學校與社會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鏈結可能。〈成功大學紀念校門——那一座不屬於任何校區的學校大門〉，則以脫離原歷史脈絡的門與紀念，探問位於成功與勝利之間那座「勝利門」的當代意義。

「榕園記事」〈水地景〉，描繪了交雜自然地景與人為地景的臺灣現實，讓「地景」成為具有超越個人生活與生命尺度的歷史見證。〈朝聖之路——四國遍路巡禮〉，作者離開日常，在異國陌生處以步行為禱。日復一日隨著弘法大師空海足跡，在空、海，以及路徑之間，體悟著「遍路即人生，人生即遍路」的道理。人生遍路，先行者的人生或許可以視為一種進入集體記憶的文化路徑。「榕園記事」最後兩篇〈憶臺灣第一代本土女性建築師王秀蓮〉與〈憶馬哲儒前校長〉，除緬懷先行者並向其致意之外，更是為了指認出曾經存有過的卓越品質，以確保未來再次出現的可能性。期待所有願意追求真正卓越品質的成大人，都能基於歡慶與悲嘆的批判反省，以「後生可畏」之姿勇敢追尋美好的未來。